

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

金永兵 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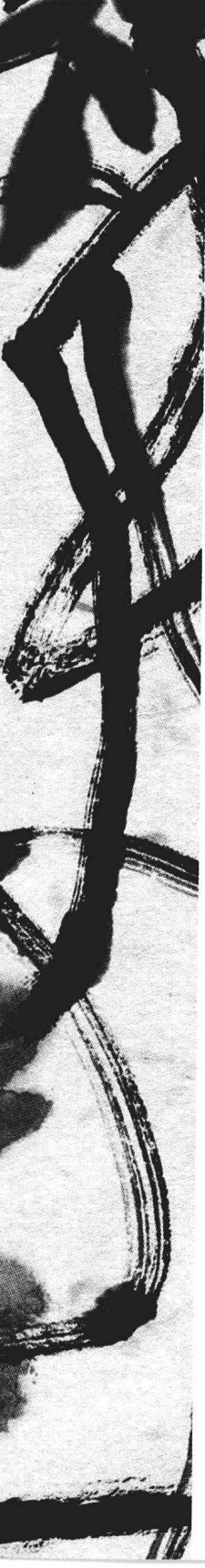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

金永兵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金永兵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18659-6

I. ①当…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0613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书 名:当代文学理论范畴导论

著作责任者:金永兵 等著

责任编辑:艾 英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659-6/I·232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富华印装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75 印张 33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参加写作人员(按照音序排列):

陈 曦 崔 柯 邓韵娜
巩国莹 何瑞涓 金永兵
兰善兴 凌玉建 刘同华
万 娜

绪 论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遵循着学科发展和建构的一般规律。这主要表现为一种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一种不断追求并拥有自身个性化特征的科学存在形式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性的看法,这也可以归结为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一个典型表征。在文学理论研究“以学术为业”的现代化过程中,范畴、概念、术语日益规范化、科学化,进而建立起独特的文学理论概念系统,越来越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概念、术语、范畴的梳理与研究既可以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实现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同时,也能在这种综合中实现对难题的掘进与拓展,达到对文学活动更深、更广、更新、更科学的认识。

—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① 概念、术语、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直接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② 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术语、范畴构成,任何一种独特的理论都有着专属自己的范畴系统,文学理论也不例外,它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533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68页。

存在和发展必然构成对逻辑进行反复的而且又是不断更新的应用。作为一门科学或叫学科,文学理论的“理论这个词暗示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起来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概念结构”^①,其“科学的理想就是把包含有人类已经取得的知识的概念和命题按逻辑关系联接起来,组织起来”^②。

文学理论的范畴作为人类认识文学现实的纽结、环节和梯级,是主体精神与现实之间交互运动的结果,是对活生生的文学及社会现实的精神提炼。文学理论范畴不是理论家主观杜撰的产物,而是客观文学现实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理性的抽象,并要在实践中不断获得验证、检验,或确证,或修改,或淘汰。就是说,“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而且,“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③

概念、术语、范畴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文学理论活动中人们言说的主要话语载体,其内涵既是个人赋予的,又是社会赋予的;既蕴含着丰富的理论成分,又积淀着大量社会与时代的信息。一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范畴序列,构成该时期文学理论形态和体系设计的基本蓝图。一个时代文学的本质观、价值观、文化思潮及研究方法论,都会从概念、术语、范畴中反映出来。概念、术语、范畴还是“强力语词”,具有很强的建构能力,是建构文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概念、术语、范畴的清理、激活、重构、创造,是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这种意义上说,从概念、术语、范畴入手研究文学理论话语、观念、内涵、体系与方法的演变与更新,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可以起到如分子生物学之于生物学一般的作用。因此,概念、术语、范畴不仅是文学理论思维的“纽结”,而且也是文学理论学科知识赖以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纽结”,要使中国文学理论走向现代化,深入考察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产生、发展、特点及变异,从不同层面审度其含义及在文学创作、批评中的运用、影响,以创建新的民族文学理论范畴及其体系,是当代

①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序言第10页。

② [美]R. S. 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9—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55卷,第166、161页。

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项迫切而基本的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理论上更加完善。

小斯提芬·G. 尼克尔斯在给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所作的“引言”中说:“韦勒克先生所觉察到的最一贯的问题就是文学研究未能对……基本概念取得一种全面而完整的认识。这些基本概念是表述那些对文学作品提出的基本问题必不可少的根据。”“新的文学研究工作会因未能界定基本概念而受到很大损失。因此,韦勒克先生才开始为文学研究阐明精确的概念规范。鉴于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分支很多,这些概念规范也就必须作个别鉴定。而这些概念规范一经阐明,就会在实际文学研究中不断相互影响,指出什么是理解文学意义和价值的最适当的途径。”^①

其实,韦勒克所做的这种概念辨析工作,在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都非常薄弱。上世纪以来,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译介和创造都长期处于主观随意、零散无序的自流状态。朱光潜先生30年代就指出,“对于任何问题作精密思考,第一桩要事是正名定义,作浅近而却基本的分析工作。文艺方面许多无谓的争执和误解都起于名不正,义不定,条理没有分析清楚,以至于各方争辩所指的要点不能接头,思想就因而不能缜密中肯”。今天听来仿佛如指当前。近三十年来随着西方文论的共时性涌入,这种情况尤其突出。一些论者习惯于模糊性地运用概念,甚至“文学理论”这一范畴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是模糊的,它与文艺学、文学批评、美学以及艺术学等,其间似乎有界限,但很少有清晰的论述,在使用中往往都是并用或相互替代,并无清醒的范畴与概念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文学理论缺乏科学性的表征。在这些学科内部,概念、术语、范畴的使用则更为混乱,充满着随意性、粗暴化,缺乏必要的科学精神。记得一次参加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时,一位评委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他最害怕学生动不动就提什么“话语”! 诚哉斯言! 混乱地使用概念范畴的情况岂止“话语”一词,“能指”、“所指”、“文本”、“语境”、“踪迹”、“播散”、“他者”、“合法性”、“处身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其他大量的“……性”、“……化”,等等。这些概念变成了

① [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引言”,张今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可以望文生义的普遍化概念,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情况异常普遍,有的论者完全无视文学理论史和学术史的存在,并且很多时候不是往深刻了说,而是往时髦往花哨了说,流行什么概念就使用什么概念。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理论问题的澄清必须以基本概念范畴的框定为基础。文学理论今天的尴尬处境,与其概念术语的混乱密不可分。某些表面上看似文学理论的问题之争,其实却是概念之争并由此导致了大量激烈而无谓的商讨,限制了争鸣中学术水平的提高。由于概念、术语、范畴体系上的混乱及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也造成了文学理论研究在投入与产出上的不平衡。例如,1986—1990年间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意识形态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由此进而提出,文艺究竟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形式。遗憾的是不少文章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却无严格的界定,使之在逻辑上失去了共同的论域。要使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获得健康发展,就不能不考虑起码的学术规范。

因此,可以说,加强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研究,为文学理论建设提供经过沉淀和现实检验的真正体现文学本质的有普遍阐释效力的概念、术语、范畴,是获得理论发展的一个无法绕过的环节,是理论突破的便利条件。

二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特定的文学理论系统的一些概念、术语、范畴、命题以及某些具体的论断和意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丧失阐释效力。一种文学理论系统要想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寻找其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实现创新的切入点。文学理论的革新往往首先表现在概念、术语、范畴的变更,文学观念的更新同概念、术语、范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文学现实是生生不息、千变万化的,对它的完整的理论认识也必然处于一种运动变化之中,文学理论的“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

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①。列宁强调,“不该忘记:这些范畴‘在认识中有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们必定有效’。但是一旦作为‘漠不相关的形式’,它们就会成为‘谬误或诡辩的工具’,而不是真理的工具”^②。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术语、范畴,在迎合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要求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着汰变。就是说,在文学的现实发展中,文学理论范畴也是辩证运动的,是具体的变化的,因此它也是历史的产物,兼有稳定性和变易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文学理论范畴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或改造、变异的过程。

文学观念的创新也往往表现为范畴体系的创新,理论创新的路径依赖首先是“术语革命”。术语、概念的含义及其范畴体系的逻辑进程,反映着社会实践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定的范畴反映人对客观世界认识和掌握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随着自然现象之网诸方面关系在实践中向人不断展开,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思维之网的“网上纽结”——即范畴也逐渐形成、丰富、展开。新思想必然需要独特的概念术语,文学现实的变化必然催生新的文学理论术语,以便做出与其自身运动相适应的逻辑概括。创造新的术语,实现术语的革命,是理论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发生重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名词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同时也不免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商品”^③。文学理论范畴不仅仅是认识的“纽结”,它还意味着独特问题域的发现。并且,新理论、新方法必须通过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贯穿到所研究的对象本身中去,才会形成新视角、新观念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譬如,韦勒克对20世纪的“形式”和“结构”两种不同的文学作品分析方法进行了考察。他对使用这两个术语的不同学派进行整理归类,探讨了这些方法在研究中的成功和不成功的运用,据此,从批评的目的出发,提倡选择“结构”概念作为批评的有效方法。因为这个分层的“结构”概念可以避免两个陷阱:即“机体主义走到极端所带来的一种无法做出辨析的笨重的整体性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55卷,第78页。

③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自序”,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及相反的原子主义所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危险”^①。这要比只是把“手法的总和”作为内涵的“形式”概念更全面,也能对文学作品作出更科学的说明。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韦勒克所倡导的“结构”其实是他改造后的结果,绝非结构主义或其他传统理论意义上的“结构”,应该说是一个新创。

概念、术语、范畴在历史的变动中逐渐被人们习用,但是,这是一个意义变迁的过程,这种变化很多时候是一种惰性沉淀,人们只是凭借似是而非的感知,而不需要以深入的体认来运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以基督教的教义在19世纪中期的命运说明,有的基督教信条因无法渗透入情感而不能支配行为,于是与人的内心生活完全失去联系。对当时的基督教徒而言,基督教教义是承袭的,心灵接受它是出于无意识的被动,最终教义变成干巴巴、不具内在生命的教条。表示教义的新概念、术语、范畴的意义也大大萎缩: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了。以批判精神和历史感来讨论、界说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术语、范畴,温故知新,这是保护文学乃至文化生态的必要条件。细言之,需要通过对概念、术语、范畴的深入研究,淘汰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违背文学规律的概念、术语、范畴,辨析那些曾经是有价值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表述已不再精当的概念和命题,创造更合理、更准确的范畴、命题来概括文艺事实,促进文学理论的科学发展。

近三十年来,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纷至沓来,形成了一段并不对称的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往史和交流史,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与“存在”影响与策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在这种跨文化“跨语际”的文化互动中,西方文学理论被选择性地接受,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或改变原初语境的意义,龛生出新的意义。对一些重要的概念、术语、范畴与命题,需要做历史的解释,使之重新历史化、语境化;同时,这种历史的解说要密切结合民族文化的维度,即分别考察不同民族对于这些概念是怎么进行解释的。这样既可以消除历史的遗忘,又可以凸显不同民族对于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避免概念的误用和

① [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第63页。

似是而非,还可以通过将其“历史化”,把罩在这些概念上的普遍主义外衣撕去,显露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本来面目。

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要求研究者必须强调“语境意识”。这里,“语境意识”所针对的问题就是学者们往往将生成于西方特定时期的关于文学和文化的概念、术语、范畴“去语境化”、“去历史化”,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只要简单移用这些概念、术语、范畴就可以将其作为认识和解决各种中国文学问题的“纽结”,而忘记了任何话语行为都是生成于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语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以及理论的“跨语际”译介,必然造成概念、术语、范畴内涵与外延的变异。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本土的历史和当下语境中把西方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再充分历史化、语境化,防止它演变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从而掩盖真正的中国问题。这里,一方面,要力图探究西方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所出现的原生语境,同时对比它在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中所要面对的目标语境,对这两种语境的遗忘可能导致研究者忽视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理论与现实中国的这种古典性和现代性相交织的文学及其理论总体历史进程出现整体时空错位;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认识“纽结”,任何概念、术语、范畴都是一种历史的具体言说,只是一个言说“事件”,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应通过进一步关注理论言说者和运用者自身的具体处境和历史境遇这种小语境,将每一种西方文学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运用“事件化”,即将其还原为一个个特殊的“事件,看成是特定使用者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需要与目的而从事的一个“事件”,从而可以看到它们与许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内在关联。^① 这里,“要想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构建的对象的”^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对文学理论作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避免将其普遍主义化和非历史化,从而蒸发掉那些漂浮在理论表面的泡沫,滤去翻起的沉渣,透射出

① 张进:《批评工程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理论的光辉。

三

对于重要的核心理论概念、术语、范畴的研究,在西方称为关键词研究。关键词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常用表述,是指那些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强大生发能力和辐射效应,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术语、范畴。与文学理论有关的比较早的关键词研究当属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此外,影响比较大的诸如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在今天整个世界理论退潮的历史境遇下,这种研究在西方现在有着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被认为是推进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譬如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对“想象的(世界)”的研究,亚历山大·热芬对“模仿”的研究,安东·孔帕尼翁对“文学”、“作者”、“现实”、“读者”、“文体”、“历史”等内涵的梳理和反思。诚如亚·米哈依洛夫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课题》中热切呼吁的,现在到了“该对文学学的关键词加以历史的梳理”的时候了^①。在我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与文学理论范畴相关的关键词研究。^②它们各有特点,或者是研究单个范畴的专著;或者是一些关键词单篇研究论文的结集,较少关注范畴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或者以词典释义的方法来呈现,即以著者的理解来诠释关键词的义涵;或者列举理论家们关于某一术语的使用情况,类似于关键词集注集释,较少注重理论的分析评价。本书试图借鉴以往相关著述的经验教训,结合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与现实教学需要,做出一些新的尝试:努力站在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思维的制高点,密切联系当代文学实践,考源辨流,呈现每一范畴所拥有的独特的思

^① 周启超:《多方位地吸纳有深度地开采》,《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总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比较重要的,诸如廖炳惠编著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王先霭、王又平主编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周宪编著的《文化研究关键词》,王晓路等著的《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譬如《文化研究》、《互文性》、《意识形态》等。

维方式与知识范型、丰富复杂的生成背景与文化语境、曲折多变的传播方式和接受心态,并尽力勾画出概念、术语、范畴的理论谱系,彰显重要概念、术语、范畴与世界哲学社会、美学文学思潮的密切关系,结合文学活动实际来阐释其学理内涵,结合社会活动实际阐释其文化内涵,结合传播活动实际阐释其历史内涵,试图揭橥文学理论的话语创新或者说“术语革命”的奥秘。如果说本书的主线,我想就在于呈现各种不同的关于文学与世界、作者、读者以及文本自身的复杂关系的理论阐释框架,从中寻绎到理论启示和理论创新的细胞,并希望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思考特点:

突出“历史性”。注重重要范畴在不同历史语境的意义变迁,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论系统中的内涵变迁,避免词典式的简单说明义涵或陈列各种理论见解,防止范畴、术语使用中的非历史化和普遍主义倾向。

突出“当代性”。注重当代中国文论语境对重要范畴的选择,不仅关注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范畴,更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对当代中国文论有重要影响的重要范畴上,力求为构建当代形态中国文学理论提供具有生活动力的细胞和元素。

突出“系统性”。突破词典的编写模式,不再是仅仅按照字母顺序或按照所谓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中国古典文论三大板块简单罗列范畴、术语,而是根据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要素以及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来安排结构,彰显文学理论系统要求的内在逻辑。

突出“关联性”。重要范畴之间不是各自完全独立互不相干的,而是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很多时候,离开与其他重要范畴的对比、比较、联系,很难把某些重要范畴厘清,因此,需要注重重要范畴之间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

突出“关键性”。文学理论重要范畴应该是文学理论活动中使用率高、有丰富学理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理论范畴。因此,本书重要范畴的选取力求选择那些具有很强的理论生发力和有强烈辐射效应、能作为“生长极”的范畴、术语、概念,并将一些枝节性范畴涵盖其中,从而避免平均用力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情况,有利于突出文学理论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突出“问题性”。理论范畴不仅仅是认识的“纽结”,它们还意味着独特问题域的发现。本书以重要范畴为着力点和抓手,寻求对中国特殊的文学

理论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突出“文学理论性”。文学理论具有某种跨学科特征,很多其他学科的术语、范畴都被引入文学理论之中。这些引进的范畴有的已经“文学理论化”,成为学科系统的有机成分,有的并没有实现这种转化,仍然保留其原貌。本书重点以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为要旨,而不泛泛而论一些文学研究中常见、重要但并不属于文学理论框架内的概念、术语、范畴。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文学的本体存在/1

第一节 文学性/1

- 一、走向文本内部的文学性/1
- 二、走出文学的文学性/12
- 三、作为文学本质的文学性/21

第二节 审美性/29

- 一、审美性范畴的形而上学渊源/29
- 二、审美性范畴的准现代含义/36
- 三、审美性范畴的分化与极端化/46
- 四、审美性范畴的现代含义/52
- 五、审美性范畴在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中的变迁/59

第三节 形 式/70

- 一、绝对形式:探求世界的本源/72
- 二、神性与理性的双重变奏:形式赋形于世界/78
- 三、先验形式:认识世界的感知前提/84
- 四、理性的放逐:形式的自足与内爆/92

第二章 文学的社会存在/98

第一节 意识形态/98

- 一、“观念学”与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及其第一次转向/99
- 二、“虚假意识”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经典形态/102
- 三、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现代境况/106
- 四、“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概念的中国歧途/125

五、艺术社会学及文学与意识形态之关系/130

第二节 艺术生产/135

一、“艺术生产”论的提出及发展/135

二、“物质性”的艺术生产/140

三、“离心结构”与科学批评/154

四、“文本”与“意识形态”/162

五、“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发展/168

第三章 文本的世界/173

第一节 互文性/173

一、观念的逆反与挑战/173

二、互文性的理论渊源/176

三、互文性概念的确立/181

四、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向度/197

第二节 话语/199

一、“话语”概念的历史演变/201

二、“话语”理论的比较/209

三、理论旅行的意义与问题/228

第四章 意义的产生/234

第一节 文学符号/234

一、符号理论的历史脉络/234

二、文字符号/242

三、文学符号的意义/247

四、文学符号与意识形态/253

第二节 理解和解释/258

一、从古希腊走来的“使者”/259

二、理解和解释：作为一般的方法/268

三、理解和解释：作为世界的展现方式/278

四、理解、解释的有效性 with 意识形态性/292

第一章 文学的本体存在

第一节 文学性

“文学性”(literariness),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使文学成为文学的那些东西。俄国形式主义以文学性对文学本质范围做出收束,使其限定在文学文本以内,文学研究转向文学自身。不过,随着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发展,文学性逐渐泛化,溢出文学文本,从文本内部延伸到非文学领域。但是,从走进文本内部的文学性到走出文学的文学性,一定意义上都可归属为狭义的诗学意义上的文学性,即主要关注点在于语言修辞和形式技巧。若从文学本质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性,不仅应关注文学形式因素,还应对文学的审美及精神向度有所重视,并以此引导文学理论研究从泛文化研究回归到对文学自身的关注。

一、走向文本内部的文学性

文学古已有之,现代的文学概念却直到19世纪才得以确立,一般认为以1800年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为标志。在西方,19世纪之前,今天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仅仅意味着“文章”或“书本知识”。文学理论的演进表现为从古希腊开始的模仿说,到始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修辞与写作诗法合并的实用说,直到浪漫主义表现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以外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文学和非文学没有明确的区分,因而文学理论实际上也就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只是随着文学的逐渐独立和对文学独特性及其规律认识的发展,文学理论才慢慢建立起来,